



奔赴向往的路上

□王久辛

与各色人等，均于摊前悠然自得。早市上，不仅鲜蔬果样样齐全，长白山的皮货山珍，东北的所有贵贱物产，应有尽有，配得上柳永那句“竞豪奢”的千古夸赞。

晚上下榻的宾馆背后，其实就是鸭绿江，我头枕着江涛睡了两夜。小时候从记事起，鸭绿江就从小人书上，电影银幕上，无数次地进入过我的心。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，从安东、长甸和集安，隐蔽渡过鸭绿江。这次来到集安，又知道了更准确的历史：集安，当时叫辑安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，在副师长肖剑飞的带领下，率先从辑安秘密渡江入朝，史称“抗美援朝第一渡”。今天的集安人，老少皆知，且以此为荣。

而更早的史实是1950年10月15日深夜，第42军军长吴瑞林接志司发来的加急电报，同意先头部队16日夜渡江，向长津湖集结。三个月前，吴军长带着作战、侦察处长，化装入朝侦察。在火车上，他发现有人涉水过江，说明江水不深，便产生了在辑安口岸修建水下桥的灵感。后来工兵果真建成了将近四百米的水下桥，吴军长亲自驾驶中吉普通过并验收。可以想象，10月16日晚，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的突然性，就决定了这场震撼世界的战争。七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鸭绿江边，追念着他们的心跳声，为他们的智勇双全而嗟呼赞叹。

长白山脉，是欧亚大陆东缘最高山系，我们向二道白河镇，即长白山天池脚下进发的时候，正是沿着长白山余脉，一路向前奔驰。又是五个多小时，却一点也不觉得长，因为车窗外的风光，实在与内地、与江南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完全不

同。虽然都是绿色的海洋，但这里的“大海”似乎更加辽阔，那流线型的原野一起一伏，把身披的翠绿，也带着飞了起来。茸锋如毫，仿佛细丝轻柔的歌，由近及远，沿坡上山，又随山而漫向无际的原野，飘向一片又一片森林……

二道白河镇有一道特色美食，源自朝鲜旧称高丽，加上炒作食用要在火盆上，故得名：高丽火盆。做法简单，但要求必须用青冈木烧成的炭火炒制。我们用餐的街道两边，就种了两排青冈树，这是店家招徕往来顾客，标示他们用的是货真价实的青冈木炭。那天，前来给我们操作高丽火盆美食的，是一位在东北某地中等厨艺技术学校就读的小男生，只有十八岁。我问他：“在这儿打工月薪多少钱呀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这是我家开的店，我不是打工，是来挣零花钱的，一月三千。”“哦，你爸妈太抠了吧？三千少啦。”我打趣说。他应：“不少，上学前，一月两千，现在涨了一千呢。”看来店家养儿育女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，要花钱自己挣，没有不劳而获白花钱的事儿。“你为什么不上大学呢？”我问，他答：“我学习成绩不好，上个中专，学个手艺，够用了。”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人不在能，有手艺就行。这个小男生就近上学就近挣钱的踏实自知，又一次给了我一个意外，真是受教了。

晚上洗漱完毕，却一点困意也没有，回想这两天的所见所闻，真是让人感慨系之。我才刚到长白山下，还没看到天池，更没见到水怪呢，然而这一路上的意外连着的意外，却让人像是见到了天池一般激动。白山大地，人事物事，都是那样的声声入耳，处处动心。

大家微语

可爱

□张亚凌

●可爱的心，可爱的眼，定会看到可爱的事，遇见可爱的人。

●广场上，一老头坐在连椅上，满脸欢喜，前面是一群小姑娘在跳街舞。

●一路过的老太太问他看啥，“看娃娃哇，多好看！”老头朗声回答。老太太打趣说他老得没品了，看人家娃娃娃。“不看花骨朵，看你这枯树枝？”

●恰巧路过，绷不住地笑了。

●老头多可爱，心底坦荡才不遮不掩说出自己的喜欢，年轻而蓬勃的生命，谁不喜欢？

●美容店，两个女人也能搭起一个超大戏台。俩人海阔天空地聊，从做饭的技巧到老公的喜好，从化妆品的选购到人生追求。

●“说一千、道一万，改变不了的事实是——你就是爱钱！”长发的女人对话题作了总结性的概括，一句话就给对方定了性、盖了章。

●短发女人哈哈大笑，神回复道：“我的老天，你咋才知道我爱钱？晚了，我都爱了几十年，习惯都成自然了！爱，就踏踏实实好好爱，叫装进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服服帖帖。”

●我是没有参与聊天，却忍不住喜欢上了说自个爱钱的短发女人。承认爱钱又不是见不得人的事，瞧人家拎得很清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

●率真，开朗，诚实，不就是可爱？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真记不清了，究竟是父亲还是母亲对我说过，长白山上，有个天池，水净得像光一样，锃亮亮的如明镜。天池里有水怪，长得像狮子，会变色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绿，可以变成各种颜色的狮子鱼。从那时起，我记住了长白山，记住了天池。从小到大，一直不停地向往着……

那天，吉林省作家协会张书记打电话来，问我：“你不是想看天池吗？7月8日至12日没什么安排吧？”我一听能去天池，忙应：“好好，没什么安排。”挂了电话才想起来，早答应过人家，这个时段我应该去阿勒泰。怎么办呢？二取一，只好舍掉阿勒泰，去圆我少年的梦想和向往。

我从北京飞抵长春，再经过五小时奔驰，终于抵达集安。吃过晚饭，已经九点多了。走出宾馆，一股干爽的凉风吹来，天上的月牙明亮，空旷的集安有一种透明的晶莹在闪烁。在宾馆对面、市高检办公楼前的广场上，看到一群一群姑娘在跳迪斯科，其中还夹杂着几个八九岁的小男生。在其他城市，都是大妈大嫂跳广场舞，这儿怎么都是一水儿的年轻人，甚至是中小學生呢？这其中包含的青春气息，应该是集安独有的吧。

第二天清晨，听说集安早市很火爆，便溜达着来到了早市上。放眼望去，真是柳永《望海潮·东南形胜》中所说的景象：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啊！然而，这里不是东南方，而是中国的东北角。整个早市如军阵：八排并列，密密麻麻，一字铺开，延至千米之外，各种小贩

城市笔记

小时候随父母走五七，在辽中的黑土地上度过我的小学时光。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年四季的学农劳动了。

春天，确切说是端午节前后，主要任务是间苗。一拃左右一株，留大的。我喜欢高粱的苗儿，像绿色的花朵，苞米的苗儿不好看，还有怪怪的味儿。有一年生产队犒劳我们这些孩子，九点钟到队部统一吃早饭（辽中一年四季两顿饭，都是干一气活儿或上两节课后吃早饭）。我是跑家里又取的饭盒回来吃饭的，南北大炕已坐满了学生。二米饭、韭菜炒粉条，味道相当好，我大快朵颐。一位冯姓同学告诉我菜不够可以添，我更是肆无忌惮了。要添菜时，贫下中农说，菜没了……刚才是剩点已给别的同学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集体伙食，虽然有点囧。

夏天，甚至更长的时间，都是用课余时间剜野菜。剜菜很轻松，不像张洁女士的《挖荠菜》那么艰辛，我曾调侃，她那是旧社会给人吃的，我们是给学校喂猪的。我们主要剜苦菜和婆婆丁，当时不是机械翻地，也不打农药，这两种野菜很多。婆婆丁是我们当地人的叫法，不过我觉得冯德英写的《苦菜花》就是这种菜。马齿

我的四季歌

□张志明

菟、车前子更多，叫蚂蚁菜和车轱辘菜，我们不剜，好像猪不吃，灰菜也不剜，猪吃了泻肚。现在这几种菜很火，主要是人吃，不知道猪吃否。另外，有些文章提到打猪草，其实草应该是喂牛羊的，牛羊有倒嚼功能，猪一个胃吃草没营养。

秋天，那是收获的季节，主要任务是捡地。我们非常认真，走的都是刘文学的步子，虽然没有遇到偷生产队辣椒的地主阶级。但有一次我们在高粱秸下边真翻出好多高粱头（打捆的高粱穗），应该是反动派们藏起来准备天黑拿走的。我总想如果当时我们不打草惊蛇，握着红缨枪埋伏起来，到时候大喝一声，用红领巾把坏蛋绑起来，那该多么可歌可泣、那该多么英姿飒爽！

冬天，这儿五个月里，我们小学生主要任务是捡粪，先交到学校，生产队再到学校统一拉走。不收鸡粪，当地人说用鸡粪生虫子，也不要人粪，自家卫生间肥水不外流，也有脏的成分。开始时是和

同学们背着筐、拿着锹在村头的大道上边闲闹边等粪。骡马车跑过时，经常有牲口随地大小便，我们就一窝蜂地跑过去抢粪。我抢不过他们，后来就自己背着筐、夹着锹走街串巷。走街串巷拾的基本都是猪粪，不能大富大贵，但收获也都平稳。我还和小朋友们撵过牛。冬天的时候牛散放，三五成群的在村头地角啃食秸秆。我们拿着棍棒撵牛，牛跑累时就停下来排便，想起来有一种现在单位发奖金的感觉。

值得赘述的是回城后我还拾了一次粪。回城时我家住在现二环的西北角，当时应是城乡接合部。1977年3月份开学的时候我到的这个学校，据说放寒假时学校就布置了拾粪任务。城里粪的概念很大，许多同学都像路遥的高加林那样刨厕所。当时我家住平房养鸡，我交的鸡粪。把鸡粪装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纸箱里，用冰车拽到学校。路上有个农村过来的驴车，驴见我时似曾相识的排了便。我觉得可惜，又没家什，就把纸箱上边的纸壳撕下来，把驴粪装到了纸箱里。

快五十年了，又好像就是今天，“四季似歌有冷暖，来又复去争分秒……”